

赤穂義人錄

下

五

113
907
21



50

55

60

65

13
907
21

赤穗義人錄卷下

鳩巢 室直清著

大石良雄。号内藏助。和俗多無字。其有官者。以官為稱。

假行第字。又有用字無意。謂者。雖君父前。亦以此稱。

朋友相呼。亦如之。其子孫或有相。因稱父祖号者。唯

然。餘子否。秩千五百石。赤穗國老。父曰權内。母池

田氏。備前州岡山國老池田出羽之女也。初良雄曾

祖及祖父。皆号内藏助。世世為赤穗國老。祖父内藏

助。生權内。權内生良雄。權内早卒。良雄以嫡孫承祖。

嗣為國老。因以祖父号自稱云。或云。良雄父曰内藏

長權內。次良雄。權內早卒無子。以故良雄嗣爲國老。
今按此說非也。直清聞之池田氏通家。曰良雄者。權
內之子。其娶池田氏。權內也。小谷勉
善所聞。安藝人之言亦然。今從之。良雄爲人簡靜

有威望。甚爲國人所倚重。死時年四十五。

吉田兼亮。号忠左衛門。秩二百五十石。知郡事。此云兼

亮。強力有材。最通軍國之務。又以言語爲國人所稱。

赤穗既滅。良雄在京。遣兼亮領義衆於東都。一年。爲

衆經理衣糧。伺察仇家消息。甚盡心其間。遂能一舉

而伸志於天下。賴兼亮之力爲多。其來東都。列侯聞

其名爭聘。兼亮以志在狗國。皆不就。衆入吉良氏第。

兼亮元辰等。以年長將之。兼亮先衆力鬪。殪二人。其

臨終有和歌。曰。君音加。君。爲。免。音多。思。祖。○。思。音。積。都。

毛音志。雪。遠。○。雪。散。波。○。散。音。今。計。朝。乃。○。朝。峯。

留。白音志。雪。遠。○。雪。散。波。○。散。音。今。計。朝。乃。○。朝。峯。

乃音密。念。春。留。音波。風。設。音加。死時年六十三。

原元辰。号總右衛門。秩三百石。步卒將。此云足其臨終

有和歌。曰。曾音與。利。○。曾。君。音禿。○。君。母。音禿。○。母。使。知。

禿。○。二。音。人。音。比。禿。○。人。急。祖。具。死。出。音。乃。○。出。山。音。耶。

志羅。設。無。人。音。比。禿。○。人。急。祖。具。死。出。音。乃。○。出。山。音。耶。

路。音。密。知。直。清。讀。元。辰。此。歌。知。元。辰。之。母。存。猶。及。赤

捨。父。而。獨。及。母。乎。死。時。年。五。十。六。

小野寺秀和。号十内。秩百五十石。京師知郎。此屋敷。云京守都。

之京師人聞赤穗衆報仇。皆曰。秀和必在其中。果然。

種音毛。具○左。種音左。無○加。無○利。計音計。利○何。乃音乃。何○爲。禿音禿。天○爲。露音露。都○

由結音羅無須不結死時年六十一

間光延号喜兵衛秩百五十石親從隊騎此云馬廻其入吉

良氏第箋題和歌繫之槍干其歌曰都
耶音密古音密鳥音禿利音禿

來左音以言禿音古問波音禿武士毛乃乃二音婦有耻知二音波阿留

世禿波音與。知耶○知。志留。不知耶○二音。伯攷曰。此事風流。可以羅須友人青

慨然則過之矣。其巧拙固不足論也。死時年六十九。

礮貝正久号_二十郎左衛門_一秩百五十石比_二弓銃屯將_一此云

初亦穗侯之計至國衆方議保守城不下正久

與片岡高房相謂曰我二人者受先君恩特厚不殺

吉良義英雖死將不瞑於地下謂城中士公等死於

城我先於仇行止皆徇國也公等勉之乃去赴東都

及明年夏從吉田兼亮請良雄奉盟約卒以報仇死

果如其言。直清謂礪貝片岡二子。觀良雄初議在保守以死。故獨以復仇自任。可謂壯矣。其後良雄之策。亦出於復仇。是二人啓之也。然始終與良雄等合謀。不敢急於踐言。先衆輕發。志在必成。其謀而已。若二子者。可死時。年二十五。

堀部金丸。号彌兵衛。秩三百石。以東都知邸致仕。死時。年七十六。

近松行重。号勘六。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死時。年二十四。富森正因。号助右衛門。秩三百石。行人。使番。正因爲人豪健。有材力。事母孝。與友信。又善俳歌。好賦。其攻吉良氏也。見間光延。槍干有箋曰。豈輸君乎。亦題俳歌。

一首著槍。其歌曰。飛音禿入音天。手音毛。不停。

二音多麻羅奴。霞音阿羅禮。哉音加奈。良雄使正因與兼亮。報事仙。

石氏。亦不辱命而還。事見前。其就囚。細川氏使者。令更

衣。表女袒服。傍人皆有恠色。正因曰。此母所賜也。願

無易之。聞者哀之。其在囚中。逢元旦。有歌曰。今日音毛

計二音不音春。留音波。羞音加。志音。羞音。不容二音。羅音加奴。寢音念音卧音志音不

哉。音加奈。或曰。正因嘗從赤穗侯。在東都邸。有事告

佩刀。乘轎。日夜更夫。以馳三日。死時。年三十四。

潮田高教。号又丞。秩二百石。掌封境圖籍。此云國役。死時。

年三十五。

早水滿堯。号藤左衛門。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死時。年四十。

赤垣重賢。号源藏。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死時。年三十五。

奥田重盛。号孫太夫。秩二百石。掌軍器。此云武具役。死時。年

五十七。

矢田助武。号五郎右衛門。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死時。年

二十九。

大石信清。号瀨左衛門。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死時。年二

十七。

片岡高房。号源五右衛門。秩三百石。近侍主務。此云近習用人。

高房臨死。語傍人曰。某寡君僕也。馬前執兵以從。寡

君擢自行間。廁之士器。賜祿命職。與群臣齒。今並坐

自殺者。多爲赤穗世臣子弟。而孰謂馬前之僕。乃與

此等人同辱。朝命以死。不亦榮乎。顧無以報寡君

知遇之恩耳。乃流涕不已。聞者爲之泣下。死時。年三

十七。

以上十七人。賜死。越中守肥後侯邸。

大石良金号主税良雄子母石東氏但馬豐岡人京極氏老臣石東源五

女衛自幼岐嶷如成人年十四有赤穗之難與二弟

從父至京明年良雄遣妻及幼兒於豐岡託外舅石

束氏召良金於前語曰人生十五曰成童始學今汝

年及此吾願汝留意於汝父之言人道莫大於義義

莫重於君臣汝父受國恩至厚義當爲先君死汝雖

未仕於國親受君祿然其生長於家有衣食之裕有

僕隸之從自享奉養之安優游歲月之間汝之私國

恩也亦已大矣汝獨不念以此時捐生而有以報先

君於地下吾勸汝死父子之情非不自傷顧人誰不

死苟以不義生遺臭千載孰若以義死流芳百世此

吾所以愛汝之深也汝若不聽吾言當從汝母歸豐

岡徒以相從於此無爲也良金曰大人何出此言雖

其亦知大義之分寧忍忘主棄親自爲禽獸之行而

莫之耻乎願與大人共死使天下後世有以稱父子

殉國之義良雄聞其言哀其幼而志壯也泣下曰汝

能如此誠吾子矣是歲九月良雄使良金從小野寺

秀和大石信清等東行至武州河崎驛去額上髮乃

頎然一丈夫。

和俗近世。皆剃去頂髮。獨留兩鬢。至頂後會爲髻。平居露頂無冠巾。幼年人少

剃頂如月弦。別束額上髮。跨月弦上。屬之後髻。待年十五六以後稍長大。剃去前髮。初爲成人。謂之元服。

蓋假古冠禮之名而稱之。其實無加冠之事也。十二月。從良雄攻吉良氏。力

鬪過人。衆不知義英所在。見室中有竇。窺其中闇然。

衆相視不敢入。良金從後來曰。我身小宜於入竇。直

跳入其中。衆亦從之入。行地道數步而出。其勇敢如

此。後木村貞行在松山侯邸。以此事語侯家之人曰。

某等自始謀此事來。自分死已久。方臨事之間。明無

愛身顧慮之心。然今而思之。何所遲疑。而不敢入竇。

乃爲良金所先。以此知人不獨有勇怯。勇亦有優劣。

不相及也。死時年十六。

堀部武庸。号安兵衛。金丸養子。不知始何姓。秩二百石。

親從隊騎。初武庸仕溝口信州家。有故辭去。方流寓

東都。依一朝臣家。會武庸諸父某與某人。有怨。鬪於

高田馬場之下。

高田馬場。巷名。

武庸以身赴之。卒擊殺某人。

扶諸父以去。都人聞而壯之。其後仕赤穗。金丸愛其

勇健。養以爲子。死時年三十四。

中村正辰。号勘助。秩百石。典書記。

此云右筆。死時年四十五。

營谷政利号半丞秩百五十石親從隊騎死時年四十
四。

不破正種号數右衛門本姓岡野氏父曰治太夫爲不
破某所養冒姓不破氏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正種嘗
得罪於君去赤穗寓居東都下數年常自眷戀舊主
不已聞赤穗侯之死大恨曰自今以往吾復何待居
常忽忽不樂至明年秋正種自東都至京見良雄曰
某無狀得罪內匠公然尚望他日得以贖罪自効不
謂內匠公一朝爲義英所構害以沒每一念至此未

嘗不痛恨大息忽然忘生如聞諸君欲爲先君報仇
某雖不肖獨忍偷生苟免願使某補行伍之闕而從
諸君之後庶得以死報主而謝過於地下是諸君之
惠也良雄曰子之志有可哀者然子爲先君所絕而
先君亡矣吾無所承命而縱子復群臣之位則是死
君也吾不敢正種泣請不已良雄嘆曰子誠忠臣哉
吾東行在近當以他日與子俱至泉岳寺爲子請命
先君之靈然後可正種遂以是年九月皈東都無何
良雄至與之約日詣泉岳寺正種朝服趨寺良雄亦

朝服以至戒正種無進獨詣墓前如當時啓事狀乃
言曰舊臣正種自得罪以來日夜戰懼從臣求哀臣
察其情言出至誠不敢不白言訖却立久之呼正種
曰來君赦汝宿過復汝祿位正種涕泣拜謝乃退遂
與衆赴吉良氏今按神崎則休筆記先是岡野治太
夫大岡清九郎并關德兵衛有故去
國有年聞赤穗之難衆議保守國城三人者介冑自
詣大石良雄請與衆共死良雄感其志不許其請直
清疑此三人者首得罪赤穗侯不破正種間光風亦
連坐其事同去國者也然良雄許不破間二子飯義
而不許三人共死者方守死城中之時三人者自外
來而飯之嫌於招聚亡命包藏禍心故卻之若不破
間二子請共死於去國之後則許之固無不可也然
觀三人者能請於前不能請於後其飯義之心亦有

不可信者耶將三人者甘心以死保守死時年三十
而於復仇之謀有不合耶是未可知也死時年三十
四

千馬光忠号三郎兵衛秩百五十石親從隊騎死時年
五十一

木村貞行号岡右衛門秩二百石親從隊騎其攻吉良
氏曹內面縫著詩而序之曰君子疾惡之心小人驕
橫之行二者卒然相激於談笑之間必有相害而不
相容者宜乎先君之逢鄙夫而隕其身也悲夫惜有
事殿中之日不得自快於一擊之間而身獨嬰法網

以亡。使鄙夫全首領於朝。以貽臣等無窮之恨。臣等以此憤惋鬱怒。奮不顧身。必刺鄙夫。以報君仇。而尚忍詢抑志。以至踰年未發。非敢後也。時未至也。嗚呼。吾大父吉兵衛。始仕霜臺。君受公子采女。君之遇由是吾父總兵衛。事前內匠君。甚見昵近。以至不肖某。繼事先君有年。雖不敢私。不次之寵。然因父祖之績。荷世祿之厚。以報妻子。畜婢僕。其沐君恩也。亦已多矣。今也從同志義士。相與蹈白刃。決必死。上有以報君主之恩。下無以辱人臣之義。豈非臣大幸歟。冀

賴先君之靈。得義英父子首。獻之影堂。

和俗葬送。無貴賤皆用浮屠。

既葬。託牌位若影於寺。寘諸佛堂龕中。臣等所祈。在是而已。不勝欣躍

之至。綴野詩一絕。以述其志。身寄浮雲滄海東。久愆

恩義世塵中。看花對月無窮恨。散作曉天草木風。

直清。

按此詩序。原文甚為疎淺。不成章法。蓋以和俗不解文法。自老師宿儒。已然無怪乎武人之拙於文辭也。然心口相應。一氣呵成。勇猛之志。自溢言外。由是知文以氣為主。不可誣已。今并其詩。增損改易。令可讀此。死時年四十六。

岡野包秀。号金右衛門。秩二百石。無職。死時年二十四。

○附包秀父某。亦号金右衛門。與衆同盟者也。去赤

穗後以疾死。世俗多襲父号。其事必在父即世之後。包秀父存時稱九十郎。至父死。因稱其

号。以見繼父志之意也。

貝賀友信号彌左衛門吉田兼亮等。出嗣貝賀氏。秩二

十五石。管庫。此云藏奉行。死時年五十四。

大高忠雄号源五。秩百石。近侍祇候。此云忠雄母寡居近習。

剃髮爲尼。曰貞立。寔小野寺秀和之姪也。赤穗之滅

也。忠雄留母於家適京。至明年九月。遂去京赴東都。

貽母書曰。某兄弟所以違膝下千里而東者。一在復

先君之仇。以雪公家之耻。一在明人臣之義。不辱父

公家。
作本藩。

祖之名。此某宿昔心事。所嘗爲大人之道也。今復略

陳情素如左。當先君之時。群臣身居重職。被深恩者。

於今歷歷可數。某兄弟位卑分賤。非有恩寵以顯於

衆。而大人老待親於家。使某苟全性命。隱居而終菽

水之歡。亦非世所指名也。然區區之心。所不忍者。嘗

爲侍從之臣。朝夕執事先君左右。儼然其容。藹然其

言。至今猶在夢寐。不能忘也。且夫棄封侯之富。不顧

社稷之重。而自快於孱弱之吉良君。此必有大不可

忍。意先君計之於心。熟矣。孰謂倉卒之間。舉事不

克而身被刑戮首足異處雖命數之極無可奈何然天下之可爲痛恨大息者豈有以加於此哉想先君臨終之時當自抱無窮之恨冤結以絕紆鬱膈臆夫誰告訴某等每一念至此未嘗不叩心絕氣痛浹骨髓竊謂先君於是不爲無過何者燕饗非擅兵之日公庭非爭鬪之地此二禁者先君兩犯之豈以忿忿之故不暇自顧於此耶朝廷罪之以法固當矣故某等謹以城邑上入於官視去國如去傳舍所以謝先君之過服官裁之義不敢自比逆亂之徒

作官裁

雖然先君非病狂喪心之人實以有深怨積怒於吉良君寧與之俱亡而不悔嗚呼君仇如此而爲之臣者坐而視之不以死報可謂國有人耶但以大學君幽囚於家廢舉未可知日夜庶幾鈞命少貶吉良氏以爲大學君之地然後命之爵位賜之土田使之有以繼先君之後則是先君身死而家存也苟使社稷不亡宗廟之祭不絕先君之靈亦將有所依賴而安矣如某等之徒退而自殺可也自逃山林以俟死可也是故隱忍不發以曠時月之間身處困辱而不

作鈞命

台。
作朝。

辭。蓋其心在於存社稷爲重也。自大學君安置之命下。然後某等失望。台庭。而其復仇之謀始決。夫國之興廢。有命存焉。事之反覆。未易測也。使天悔禍我赤穗之國。大學君之興不可知。然某等竊見。朝廷處置已定。先君之祭。絕於今日。至此而猶曰有待焉云者。此但爲偷生苟免之計耳。衆或謂今當共詣台墀。乞爲先君立後。不可。然後歿死於仇家。未晚也。此議亦不爲無理。然堂堂。朝廷。大略一出。加於天下。不應更以寒士之言反之。且有請而不得。命。因

台墀。
作闕。

幕府。
作朝廷。

爲復仇之舉。是讐。幕府也。恐其於事無所輕重。適足以貽淺野氏之禍耳。此某等所爲先君復仇者。豈有少望。朝廷之心哉。以盡忠所事也。然。朝廷追罪某等。以大逆無道。收其父母妻子。致之於法。人臣之義。亦所不辭。自始謀事之日。嘗有一策以獻大人。他日如有緩急。大人以平生之言自處。不至先事自裁。萬萬所望在是爾。嗚呼。言及此。使人爲之惕息。精爽飛越。然使大人悲哀憂沈。如世婦女。某兄弟亦方寸迷亂。喪失其所以爲心。賴大人之賢明。嘗勉某兄

老貴人。
一作朝貴。

弟以義其言曰。汝等上無負爾君。下無辱爾先。吾復何悲。某兄弟夫復何心。能不欣躍。生則勇氣有倍。死則魂魄以安。此皆大人之賜也。豈非不幸中之大幸歟。在此屢與秀富言而樂之。秀富忠雄母弟。小野寺秀和親爲子。自古兵之勝敗。在勇怯。而不在衆寡。某等與仇家相遇。其以寡破衆也必矣。況某年三十一。秀富年二十七。包秀年二十三。包秀姓岡野氏。忠雄姪子。是三人者。皆以鼎盛之年。加之兼人之勇。先登力戰。無不摧陷。誰敢當我鋒者。其視仇人。几上肉也。將取此老貴人之首。爲閻王之

贈。以耀金簿之觀。金簿言閻王廳下有黃金鬼簿。錄之。下文事佛營來世亦效此。武人未必信浮屠之言。但平素不學無識。溺於俗習。自出此等之語耳。豈不快哉。願大人無以爲慮。但所悲者大人老遭困厄。榮榮獨立。遑遑安往。奈何有子如此。而使母爲無告之人。某等不孝之罪。亦已大矣。然士不幸而遇君親之難。不必爲君。不必爲親。惟義所在。故其急於爲親也。或有去官棄職。竊負父母而逃之。寧得罪於君而不悔。其急於爲君也。或有滅親覆族。以赴國家之急者。雖絕父母之命而不恤。其所以然者何。亦以所謂

義者不可違故也。此大人所素通知者。豈煩某一二言之哉。大人既剃髮爲出世之身。宜朝夕事佛。務營來世之謀。以消今日之哀。遇良辰佳日。步行詣寺。亦於節宣其氣爲宜。時飲食謹疾病。日夜自愛。以終天年。岡野氏姪。忠雄姪。適岡野氏。及甥女阿專等。包秀者。寔包秀之母也。妹。大人幸以義教之。不令過哀。某乳母亦煩大人相勉。無以某故自損。嗚呼。言有盡。而情無盡。今當永訣。臨紙涕泣。不知所云。此書原文以國語爲之。今取其意譯之。獨恨無左丘明太史公之筆力以發之。爾。但其所謂人臣急於爲君。絕父母之命。不恤云者。不知所指爲何等事。若謂人臣爲君

守禦。其父母爲敵。獲不遑恤焉。則猶之可也。然先儒不是。趙苞而非徐庶。蓋以父母天性之親。雖國事之重。亦莫之奪也。但受君重寄。安危所係。宜其權輕重。而審處之。不可以一途繫論耳。今詳忠雄之所言。其語意似謂人臣奉君。有不得已。加害其父母。若本朝源義朝及近世北條氏臣松田左馬助之徒。此害天倫。賊仁義之甚者。忠雄豈以爲人臣處變之道。當然耶。蓋良雄忠雄之徒。皆武人。無學術。唯知宗武田之術。習孫吳之兵。故其所見之本朝。徒陋麤俗。如此。亦可惜也。然近世士大夫。立人之本。朝徒知懷居貪祿而已。至於伏節死義。則視以爲度外之事。往往皆是。今赤穗以蕞爾之國。其俗有氣。繫尚名節。故其臨終言志。亦足以見平生所存矣。嗚呼。宜哉。其能全大節而忘。亦足以見平生所存矣。嗚呼。宜哉。其能全大節而名。稱於天下也。豈徒然哉。而其所見死時。年三十二之鄙陋麤俗。則姑置而無論可也。死時。年三十二以上十人。除附祿人。賜死。隱岐守松山侯邸。

岡島常樹号八十右衛門。原元辰弟。出嗣岡島氏。領會

計。此云勘定頭。死時年三十八。以下秋祿闕。

吉田兼貞号澤右衛門。兼亮子。無職。死時年二十九。

武林隆重号唯七。近侍祇候。隆重之先。朝鮮人也。不知

何姓。其所居之里曰武林。文祿中。豐臣氏有事於朝

鮮。隆重先世爲我師所獲。其子孫遂爲日東人。始以

先世所出之地爲氏云。赤穗義衆攻吉良氏。手刃義

英。此人也。其囚於毛利氏。有詩曰。三十年來一夢中。

捨生取義幾人同。家鄉卧病雙親在。膝下奉歡恨不

終。原詩第二。第四句不成文。今更裁要其意如此。自殺時。其相者曰。柳庄

左衛門。氏毛利。一擊不殊。凡隕首以一擊爲度。不然隆重苦其人。以爲不勝其任。隆

重僵前。顏色自若。乃起坐。顧謂庄左衛門曰。君徐之。

庄左衛門曰。諾。聲未盡。首已隕。見者感隆重臨死閑

暇。又稱庄左衛門雖失於前。能詳於後。相傳以爲美

談。死時年三十二。

倉橋武幸号傳助。近侍祇候。死時年三十四。

村松秀直号喜兵衛。守廳。此云廣間役。赤穗旣亡之後。剃髮

隱於醫。自稱曰隆圓。以妻子來居東都下。衆方攻吉

良氏秀直慷慨赴之乃作歌曰命爾毛○命不易音二

加衛壹遠○壹音忘奈波○忘音倭須禮通計音爾隱音天毛○隱

此音遠○此音箇逃乃無○逃音死時年六十二神崎則休筆

士姓名與此所載無異但稱秀直曰入道隆圓和俗

既先用浮屠法剃髮受法諱亦有年老自髡命名者

稱之曰入道某名近世業醫者多倣此以為

常今秀直剃髮改名蓋亦以醫自晦者也

杉野治房号十平次近侍祇候死時年二十八

勝田武堯号新左衛門無職死時年二十四

前原宗房号為助掌金銀出納此云金奉行初良雄在京師

使宗房及神崎則休先詣東都謀仇家明年良雄等

相率而東以二人為主人及其擊仇前一月則休令

宗房畧記國難本末以貽故鄉族人至其分注逋逃

臣姓名行事者則休自為之其志將明節義正汚名

以愧後世為人臣失節者亦豫讓之心也而木村貞

行又跋其卷後以述二子之志名曰赤穗同盟傳畧

世或傳焉死時年四十

間光風号新六光延次子無職死時年二十四據則休

風亦與不破正種同以罪去國及辛巳之難來從父

兄飯義不知世所稱良雄為正種告墓者光風亦共

耶之

小野寺秀富号幸右衛門。秀和養子。本姓大高氏。與其兄忠雄皆秀和姪子也。秀和無子。以秀富爲後。無職。死時年二十八。

以上十人。賜死。甲斐守長府侯邸。

間光興号十二郎。光延長子。無職。死時年二十六。

奥田行高号貞右衛門。重盛子。無職。死時年二十六。

矢頭教兼号右衛門七。無職。教兼方成童。以父蔭舉爲內豎。後一年。國難作。良雄方與衆盟。教兼同父長助赴之。良雄哀其幼。父子就死。謂教兼曰。卿年弱。仕亦

日淺。不與盟可也。教兼曰。家君殉難。僕縱不仕。義不

可獨免。况其仕國已一年。委質爲臣。無以異於諸君也。公豈少僕。謂不足與盟耶。請先諸君死。乃引刀自

殺。衆遽止之。良雄泣下與之盟。死時年十八。○附教

兼父某号長助。亦與衆同盟者也。去赤穗後。以疾死。

村松高直号三太夫。秀直子。無職。死時年二十七。

間瀬正辰号孫九郎。正明子。無職。死時年二十三。

茅野常成号和助。監察。死時年三十七。○附茅野某号

三平。橋本某号平左衛門。亦皆與衆同盟者也。二人

獨患復仇事難成。欲急以死殉國。其去赤穗之明年

正月十四日。三平先衆自殺。平左衛門亦尋自殺。直

按三平與常成同姓。豈其族人耶。常成去美作來赤穗。亦疑依三平以爲主也。今并平左衛門附錄于此。

橫川宗利号勘平。先驅士。此云宗利爲人忼慨。常好勇。

尚氣節。其赴吉良氏前一月。與故人書有曰。平日自

許以天下之健者。唯某等爲然。今也忽念死與公等

別。意氣戀戀。不覺涕下。顧平生自視爲何如人。乃倣

兒女子之態。然臨別而悲。人之常情。以拔山蓋世之

雄。猶不能無帳中之泣。豈可以此議天下之勇士哉。

若夫被堅執銳。所當無敵。雖漢樊噲。筑紫八郎君。八郎君

君謂源爲朝。吾未必遽出其下。況於吉良上杉之兵乎。願

爲公等能壯天下之耳目。不至辱四方之遠聽。又列

叙忌義。負盟者姓名。乃嘆曰。嗚呼狗鼠之輩。何足道

哉。但恐吾徒既死之後。此輩更相壘篋。以鹿爲馬。自

掩己負國。苟免之罪。而乃公然誣某等。以爲匹夫匹

婦之爲諒。此吾所恨也。故且錄于此。使公等知之。又

曰。方今四國無鋒鏑之恐。上下相安。君臣相樂。而我

內匪君獨以一朝之故。棄捐百年之歡。身僵兵刃。禍

及社稷。使人至死猶不能忘情於此。悲夫。某等事主於太平之日。方欲以奉觴獻壽。而忽與禍會。相從泉下。雖不能無區區遺恨。然有生必死。縱某等以壽終於牖下。亦不過享三四十年的煖飽之樂。孰與施勇烈之譽於天下。明忠義之道於後世。身死名存。庶幾古人而無愧。某之愚。竊謂猶以瓦石之賤。易金玉之貴也。尚何遺恨之有。故人幸有以察某等之意。此書原文。此書原語爲之。京師人或獲宗利親書者。甚珍異焉。直清嚮者從友人稻若水借焉。而觀之。墨色淋漓。手澤尚新。與世所傳者大同小異。蓋當日並裁二通。以與兩家。而其文有小詳畧耳。死時年三十七。

神崎則休号與五郎。監察。初則休與茅野常成事。伯耆

守森長義。

長義封於美作州內。屬宗室。津山侯。後有罪。國除。

爲先驅士。有故

去國。同至赤穗。赤穗侯聞之。嘉其有志介。不辱去就。

召見二人。任用之。居無何。有國難。二人死之。衆謂二

人爲知己死。不愧古人之義。

直清謂此一事。亦可見赤穗侯好士。又尚節義。

其得衆死。死時年三十八。力亦宜矣。

三村包常号次郎左衛門。雜事掌務。此云小死時年三十七。

附寺坂信行号古右衛門。以侯家步卒。步卒此云足輕。屬吉

爲作伊。

田兼亮部下。

或曰信行以弓手步卒屬原元辰部下。大石良雄嘗使信行授子良金射直清。

以信行筆記考之。信行實爲屬吉田兼亮部下者。其屬原元辰者。矢野爲助也。非信行也。十四年。

赤穗之難。信行聞衆議復仇。謂兼亮曰。某昇賤敢與

謀焉。顧受明公恩厚。義不忍獨負之去。願死生共之。

兼亮感其誠意。請大石良雄。使信行與盟焉。十五年

二月。從兼亮適東都。間關崎嶇。與之周旋。一年未嘗

相離。十二月。從衆攻殺義英。又從至泉岳寺。旣而良

雄使信行奉使藝州。事見前。信行卽道上茶肆。更爲旅

裝。乃行至藝州。大學頭長廣留之不遣。至明年四月

乃脫還。會赤穗義衆以二月賜死。信行詣伯耆守仙

石久尚。自陳與衆同罪。願與飯死。朝廷以事旣往。

不問。信行竟滅迹。不見於世云。信行自藝州還。爲羽

田某拓植某。以國語錄十五年正月以後所履歷事

爲一卷。其於吉田兼亮事最致意焉。而旁及餘人。亦

畧錄之。終無一語以及己事。但其末有曰。吉良氏之

役。某亦執兵。趨走於其間。有故中道別衆而西。不能

與之共死。至今思之以爲終身之恨爾。實十六年五

月事也。直清按則依所記同盟姓名。以信行列書。不異於衆。及吉田兼亮等告伯耆守仙石久尚。

云同仇四十七人亦并信行數之故朝廷量員分置四家定以十七人屬細川氏使其餘三家各受十人相當而信行適在屬永野氏者少一人當時監察官詰良雄不在其數命仙石氏者少一人當時監察官詰良雄良雄曰某命使事非自逃去也他日必至吏遂依前令分配以故屬永野氏者獨九人而已今以信行附其下以見原數如此也

以上九人賜死監物岡崎侯邸

是日令猪子左太夫上杉氏通家丹波守荒川某吉良義英族人

以左兵衛佐吉良義周至公廳此云評伯者守仙石

久尚宜命曰義周見父見殺不能殊死赴救爲子無

狀以義周屬安藝守諏訪忠虎置諸其封邑信州高

島城下忠虎遣家臣以義周飯居數日送之信州吉

良氏至是家絕六日有命流大石良雄等子十九

人皆以幼弱若仕他于伊豆海中是曰大島閣老但馬守

秋元喬朝國城在甲斐谷村傳命市井長越前守保田某

逮至司市局此云町奉行所吉田兼亮子曰傳內年二十五兼貞弟

間瀬正明子曰定八年二十間瀬正辰弟皆仕中務大輔本多

氏家本多氏名政路武國城在播磨姫路中村正辰子曰忠三郎年仕

大和守松平氏家松平氏名基矩國城在陸奥白川村松秀直子曰

政右衛門年二十三高直弟仕長門守小笠原氏家小笠原氏名基

供奉官長。此其餘幼弱者。大石良雄子曰吉千代。年云扈從番頭。

三。曰太郎三郎。年二。皆主稅弟。片岡高房子曰新六。年十。曰

六之助。年九。原元辰子曰十二郎。年五。富森正因子曰長

太郎。年二。不波正種子曰某。年六。中村正辰子曰勘次。年八。

忠三郎弟。木村貞行子曰總十郎。年九。曰次郎四郎。年八。大

衛門養。茅野常成子曰猪之助。年四。奧田行高子曰清

十郎。年二。岡島常樹子曰藤松。年十。曰五郎助。年矢田助

武子。曰作十郎。年九。或曰。前二年父助武。以作十郎。

之如子。及助武賜死。主人忍作十郎哀慕其父。戒家

人。無以事告。作十郎畧已聞之。疑信相半。會司市遣

吏至其家。令出之。主人夫婦親為作十郎。結髮更衣。

而告之曰。官命召汝。試視容儀。稠人廣坐。必謹應

對。毋輕遽。無禮如平生。作十郎曰。自我聞父死。自知

不免久矣。今乃使我飾身如此。意官命下。令公殺

我耶。公願明告我。何欺我為。主人夫婦聞之。相對流

涕。乃相謂曰。悔吾為人養。此子嚮者不養。此子安見

此事乎。遂扶載輿。令家人送之。至府既上堂。吏謂作

十郎曰。汝雖幼。亦脫佩刀。如法。作十郎默思久之。請

吏曰。苟無害於法。願使我僕持之。可乎。吏曰。可。作十

郎又下階。呼僕授刀。然後升進。衆感其舉動安詳。不

類幼年人。司市宜命。已遣還之。自是皆屬其主人

親族。親視無主人親族者。令比鄰合力叔養。待年至

十五。乃放流之。如命。或曰。中一人。人母抱育。寓本庄。

母先刺殺兒。而後已。亦自殺。以死。未詳指為。四月二

某人兒耳。或以為原十二郎弟。未知是否。

十八日遣吏監送吉田傳內等四人至伊豆放之海島乃還。

附節母義僕事

赤穗之難近松行重奉其母以來東都。寘諸族人家而已。儼舍其側。晨夕省視。及其攻吉良氏前一日。來告母曰。某等受國恩之深。大人所知也。義當死於赤穗。而尚不敢死者。欲且延生以謀殺仇而報先君之怨耳。今仇家適有可乘之機。衆議以時不可失。欲以明夜決死一舉。以果其志。身死固不足惜也。顧念供糧無主。以貽母憂。憂悸逼中。心神惘然。然使某偷生苟免。上負國恩。而辱父母之名。其於忠孝之道。兩失之矣。願大人緩哀自愛。母曰。吾老矣。且暮且死。幸聞我子死節。能與古人齊名。在我深以爲喜。亦何悲。但恨子不早告我。使吾不知相見無何。而以平生待子。自今視之。不能無悔也。行重曰。嚮使大人聞之。恐哀憐不肖。以損朝夕之歡。故不敢告。母曰。子之言亦然。乃起入房。久之不出。行重往視之。母已自刎以死。傍有遺言。告其子曰。吾恐子以老婦故。有所分慮。義

氣不振。故先子死。以壹子報國之志。子其勉之。母敢
後衆。行重觀書。大慟哭。乃謂主人曰。吾窮阨無以續
艱。適與母語及此。母聞之。有戚色。然吾不圖其有異
慮如此。豈自悲其以餘生煩我。乃自殺耶。今悔之無
及。吾將趨告親友。請爲助喪。待至明日。叔葬之。子爲
我護尸。可也。遂留書託治葬事。并封金若干。置之尸
傍。乃去。直清謂此與王陵母事相類。然陵母以死勉其子。捐生以報無後之主也。由是觀之。其過陵母也遠矣。

片岡高房有僕曰元助。自幼畜於高房家。執事甚謹。

高房去赤穗。放遣婢僕。元助獨留不去。從高房來東
都。朝夕執薪水之勞。出入奉事。不遺餘力。視之昔日
有加焉。會擊仇之日。迫乃召元助。謂曰。汝從我困阨
之間久矣。吾求仕東都。二年。纔桂炊玉。囊金且竭。顧
當今諸侯不聘士。列國不請客。仕路蔽塞。無人薦達。
欲且遊歷四方。傳食親屬故人家。以終年。今遣汝去。
亦自爲治生之謀。可也。所恨者無以報汝舊日之勞
耳。元助曰。主何出言如此。某爲主家所生育。主之不
幸。某之不幸也。何忍棄主而去。爲他家之僕乎。主所

往。僕亦從。織席捆屨。盡力自効。高房曰。汝志吾固信之。然吾今餬口四方。身且不容。不可并汝仰食他人。汝忍從吾言。亦所以愛主也。元助曰。奴隸衣食易足。請自食其力。決不以身爲主累。主在彼惡與某同居。當就其側異居。但不離於主爲幸。三四強之不聽。觀其詞色。曾無去意。高房不知所出。乃陽怒曰。吾以汝久事我。不欲遽失。故意故詐爲好語遣汝。汝猶不寤。不得不以實告。自去年去赤穗。汝事我不如平生。吾亦自忌貧窶。處心不直。視汝所爲。無一可吾意者。故

深厭汝而逐之。汝速去。元助聞之。泣曰。某事主十餘年。未嘗一日聞主忿言。而今如此。是某命盡之時也。乃趨而出。高房從其後。而往視之。元助欲自殺。操刃自當其腹。高房走而止之。奪其刃。叱曰。奴不忠。何欲自生紛擾。元助曰。願聽某死。亦主之惠也。某旣爲主所棄。尚欲爲誰生哉。高房令隣人守之。自往招同盟士數輩來。具語之故。皆嘆曰。彼志可哀。盍告以擊仇事。令彼釋然。彼豈洩人言。以負信者耶。高房召元助與數輩同告之。且曰。此事當祕。不欲顯言。故託辭他

事以遣汝。亦有不得已者。汝不怨。元助曰。辱以密事告下賤。非愛某深。能如是乎。嗚呼。君恩之大。尊卑同之。某不負主。猶主不負公家。願從主。生死共之。高房曰。大石君戒衆。皆單身赴會。不許以奴僕自隨。吾如違衆。是吾以汝故負信。得罪於衆也。元助憮然曰。謹聽命矣。其所以請從者。盡忠於主也。潔己之名。而爲主招譏。亦焉用之。顧事主無日。一刻千金。必待至期。送主之行而後去。及期。元助待高房出。乃筐橘携之。行至吉良氏門外。以俟主久之。衆殺義英。呼譟而出。元助見高房曰。果得仇人否。高房曰。汝在此。仇人已授首矣。元助曰。幸甚。諸君良苦。得無渴。以橘與衆食之。高房趨之去。元助見高房赴泉岳寺。乃涕泣別去。不知所往。高房在細川氏邸。語及元助事。泣下。肥後侯聞之。令人物色求之。不遇。

甘雨亭叢書

卷下

二十七

赤穗義人錄卷下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6194